

明史例案

第四册

K248

28

75

明史例案卷八

吳興劉承幹纂

顧亭林答湯荆峴書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成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

邊事書之甚畧是也至於顯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顯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而三可反矣至於卽主位之日日當如來諭以實錄爲正耳自萬厯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

錄

王在晉

清流摘鏡

王

僚菴野鈔同時尙論錄

二書並

蔡

書蔣德鈔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愚慟餘雜記史之類皆不

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

君子而已承幹按歷代實錄止存宋太宗實錄二十卷

本朝刪之即實錄不載起

顧亭林與公肅甥書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

而四方州縣以此為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

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

述止可以邸報為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

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

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

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俸
新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節目處畧一對勘便可知矣吾
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
根源但年老未免遺亡而手澤亦多散軼史稿之成猶
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
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
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
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
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
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
蒼以張延登
張華東爲
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

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一家
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顧亭林與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邪
說展讀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爲令
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旣無存吾亦不談此久客北方後
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
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
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
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
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

愚欲告諸良友者白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承幹耕之兄禮樟即與莊史案之難者莊史案死者七十餘人見於林亭集中記吳潘之事為得實而革命說起東南每借文字之獄慘酷以激動人心本朝文字之獄皆不肖諸臣發之朝廷無不盡從寬典官書具在諸文集亦有言者可取按也而俗說有莊史案死數百人之語清史館不可不再一考核也

陸清獻答徐健庵先生書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都門故雖知已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固靡刻

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硜硜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鬚盡白將來退老當湖之滸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羣書展卷伏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爲之一洗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隴其向雖好竊窺先儒緒餘然自汨沒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閒嘗見張武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嘗竊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蓋以周程張朱紹千聖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

特起此例以表之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不必盡列道學傳也非必薛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學旣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間闕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原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且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旣爲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爲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爲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

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爲儒遂有儼然自命爲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是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至以諸儒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庵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闕陽明處不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庵無可疑者仲木少墟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於陽

明雖毅然闕之不少假借然充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謂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彪炳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尊程朱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陳清瀾立傳最足爲考亭干城學統一書傾慕已久今始得見之荷教非淺其中條理尙容熟玩請正承詢及論學之書生平自慚淺陋未嘗敢著書零星偶及率不成編無以報命年來偶爲此間諸生點竄講義百餘章聊供村學究兔園冊草本呈正伏惟裁教外附縣志并雜刻三種統希垂鑒使旋匆匆不盡

欲言臨楮曷勝悚惶

黃梨洲答萬貞一論明史麻志書

承寄麻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
耑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簌簌頗知其崖畧今觀麻志前
卷麻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麻緣起其
後則三麻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
也然崇禎麻書大概本之回回麻當時徐文定亦言西
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
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麻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
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麻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爲
己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

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厯學亡於厯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厯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厯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厯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

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厯志又須尋其崙門之書而後能知厯是則厯志無當於厯也宗禎厯書所列恆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厯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道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旣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承幹按明史厯志多用其說其實用晦所言自是正論

呂用晦答谷宗師論厯志書

蒙發天文志已細細同陳生較訂訖謹如限繳進第中
有不得不言者蓋天文一志歷代皆有定說大略相承
加多加密而不大相遠凡一代厯法進退損益及曜緯
占驗之原皆從此出不可不慎也先朝宮界限度積分
俱集前代大成未嘗創改迨至懷宗時始有西厯一書
然未經會通中厯確有定論頒布海宇則此書在先朝
尙爲未定之書但可資其議論以究天學異同若以爲
明天文志如是則是從洪永以至熹廟其時皆無天文
也其時之所謂天文皆非也今所發天文志大約撮取
遠西厯書中一二種雜以鄭端簡天文述摺湊成書與

先朝原法踰遠夫所謂一代之史之志必使後人據書
握策可以求此朝之成法可以求此朝成法之疏密是
非可以求此朝政令徵驗得失之故今乃盡去舊法而
但取末年未定西域一國之書以爲一代天文如其
爲作者荒瞽之責小天下後世執此以誣先朝之法其
罪安歸乎故某前謂麻法一志必須細細推算種種脗
合又須博徵故實章疏考訂明確方可操縱成文誠不
敢抄撮急就以塞一時之責也今將此志中難解者一

一粘出其計粘票八十二紙其票粘未盡者細陳左幅

惟師臺裁正

承幹按國史館從前天文志等稿簡略光

法定於

聖

祖精密爲前古之所無嗣後諸儒迭有考

正精益求精

精

最尤有天學初函未發明之說譯而未

明史例案卷八

八

吳興劉氏

用者今修清史不可不詳慎以求也
用晦尙有駁正志稿數篇詳見原集

王崑繩與徐立齋學士論王威甯書

前以威甯不宜與李孜省繼曉輩同傳先生旣不以其
狂愚采納之虛公之懷至矣而源猶有請者越與陳汝
言陳鉞戴縉實匪其儔而與之同科恐亦未能大服其
心也越毀廉隅不惜名節附汪直李廣成功名雖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爲之諱顧功罪之際不可不辨罪大功
不足贖議罪可也罪不得掩其大功議功可也毀廉隅
不惜名節豈小哉顧大小何常之有管仲不能一匡九
合則不死又相春秋自不得貫其誅平勃不能誅諸呂
定劉氏則綱目亦不能原其心而不論其罪使越當日

無功足錄而起釁殘民以逞則與汝言鉞縉同罪越無
辭功雖足錄而排陷正人專權植黨自恣亦無辭且夫
紅鹽池威甯海子賀蘭諸捷雪累世之恥威伸強敵功
在國家三百年寥寥不可多見上未嘗誤國下未嘗殃
民中未嘗害善類則其不自惜名節亦猶不死又相之
不足掩其一匡九合之大功而烏可與傾險不肖有罪
無功之汝言鉞縉同類而並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自儒者持身大節先生豈不以越雖有功而辱身
敗行特功利之徒故重黜之使儕於汝言鉞縉使天下
知名節足重而爲千百世名教之防固宣尼作春秋之
意然春秋立法嚴以明而責人公以恕嚴以明故人不

得倖免公以恕則眚災肆赦而罪不得掩其功不得倖免則人知懲罪不得掩其功則人知勸今八威甯於不肖之科未失身者讀之足以懲已失身者讀之必將絕其自新之路而不足以爲勸則於春秋之義毋乃得其一而失其一乎實錄云越以汪直有寵所建白必從欲借其權以成事故善事之當路者素忌其才直敗遂褫爵除名又云越自負其才破崖岸多機變爲士論所非槩指其功爲開釁生事而崔文敏亦云人多言越任術不足數及修泰陵實錄然後知其塞上功甚偉然則當日忌者之口固不少而傳聞未可盡信其不可與汝言輩同口論甚明源非欲以附中官爲越諱蓋附中官之

罪小裨患禦侮之功大應與楊善王驥同科不應與汝
言鉞縉同類而作史者第據事直書使其功罪互見不
必深文過詆既不沒其功使人知勸又不隱其罪使人
知懲庶春秋之義合而大服其心且使天下後世無異
同之論於戲尹旻通宦官得尙書潛附汪直逐項忠未
嘗不與王翱李秉同傳以威甯蓋世雄畧殊勳偉烈過
旻遠甚豈不可爲拊膺長歎而深惜乎詩曰采芣采芣
無以下體亦取節焉可矣

王崑繩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韓林兒非名林林兒兩字一音北人土語牧豎小字猶
漢之劉盆子也顧盆子實漢宗室林兒賊子豈真趙氏

後乎明太祖初起依郭子興非由韓氏子興卒勢孤乃用其年號受其官假其聲援猶唐高祖稱臣借兵突厥與項羽之於義帝陳友諒之於徐壽輝不可同日語明甚乃足下則以瓜步之說而加以弑君之罪夫綱目於篡弑嚴矣乃光武親北面更始司隸校尉大司馬更始授之徇河北更始命之蕭王更始封之河北定與更始貳而綱目未嘗書以叛更始未亡卽帝位綱目未嘗書以僭且赤眉初降更始樊崇頓首稱臣受爵後更倡辭立盆子殺更始而綱目亦未嘗書以弑蓋元與盆子亂等耳不足以言君臣而光武誕膺天命正位號烏得反以更始爲正統而責光武以君臣之義此紫陽揆之天

理折衷於春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假令足下操
筆則光武在所必誅而唐太宗之滅突厥竟等之羸秦
之滅周矣可乎不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魯
桓親弑其兄而奪之位乃隱之弑也書曰公薨桓之立
也書曰卽位不聞直書以弑君蓋孔子魯人諱國惡義
固應爾足下家於先朝有世職尊先人孝廉公大節高
風卓卓垂不朽而足下昆季又皆自託於皋羽所南之
流卽遇魯桓亦當遵法孔子且夫滁和諸州太祖地也
采石太平之戰太祖力也克集慶太祖功也韓林兒曷
嘗豪末有所與而天命歸之人心向之豪傑服之救民
水火開三百年丕基績邁湯武功存萬世願欲奉一未

成事之賊子牧豎爲正統與太祖正君臣之分而搜取
莫須有之說顯然大書比太祖於劉裕蕭道成而自以
爲實錄所不載者吾能知之而直書之是無論非天下
後世人心之公凡有血氣稍知大義者莫不操筆而議
其後卽足下異日見先人於地下孝廉公以足下此舉
爲安乎抑不以爲安乎苟不以爲安而足下其將何詞
以對也

承幹按此是與萬季野書不
以明承於宋之說爲然者

王崑繩與吳商志書

崇禎遺錄所載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用沈自彰張法
孔并刑選君事乃先君侍朝所目睹者云是日常朝禮
畢駕不退羣臣異之良久詔吏部吏科官諭云原任太

常寺少卿沈自彰太僕寺少卿張法孔清名久著才堪
任用著自彰以原官掌吏部文選司事法孔以原官掌
兵部職方司事袖出紙花一擲下紙花者片紙卽書聖
諭云云也部科臣退駕仍不動而天顏忽怒少頃又詔
刑部刑科錦衣衛官至諭曰吏部文選司吳某招權納
賄贓私狼籍著卽會官處決復擲下紙花一乃退蓋兩
諭出於一時兩事行於一日皆不循常例者此先人殿
陛日擊之事非悠悠道路之口烏可與持門戶修恩怨
浪操鉛槧鑿空造謗誣讖忠良者同日論乎足下所稱
選君得禍之由并蜚語讒譖孝子慈孫自應爲之力辯
與遺錄此事原不相妨蓋選君之寃與不寃不係乎此

論之有無也若槩指爲誣而以實錄不載爲無據則實錄止於天啟并未有崇禎實錄近修明史始將十七年朝報搜出摘輯長編以備紀傳唯一二總裁家有副本不但淺見寡聞者未之見卽一時文獻亦安能傳而錄之易名實錄而取之以爲據邪且遺錄所載者軼事耳卽有實錄唯其所不載者載之方爲遺錄如必事事與之合則烏得爲遺錄而遺錄又何必作乎總之是非眞僞自不容誣天下後世誰可欺者若以一人之私獵取莫須有之事筆之書而傳於世不但喪心賊理爲鬼神所必誅卽其說亦何能久行而不爲有識者所駁正哉但誤郎中爲主事此傳寫之訛謹爲改正至於事之確

乎不疑雖不能起先人於地下而質之而先人在時每述當年軼事如此類者聞之熟矣時日情狀歷歷不爽豈其僞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天下萬世之公也亦何嫌何疑之有

朱竹垞明史提綱跋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以宮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爭當從遜國羣書具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爲然也遜國羣書可信者絕少十九皆作僞無稽尤可怪者從亡隨筆之程濟致身錄之史仲彬欺人欺天莫此甚矣歸田後得涪州范氏明史提綱四十三卷書成於萬厯戊申夏自

洪武迄隆慶其書惠宗削遼國二字之非可謂具良史之識者守己中萬厯甲戌進士仕至陝西布政司參議所著書尙有春秋傳二十五卷以證胡傳之訛史刪二十八卷以糾綱目之失惜乎未之見也

朱竹垞書兩朝從信錄後

熹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復入內閣見天啟四年紀事毀已尤甚遂去其籍無完書論世者頗以兩朝從信錄是徵斯編爲秀水諸生沈國元所纂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首科特簡二輔臣爲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彥先太傅文恪公也國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秉謙果足以傳信乎

尤西堂明史擬稿敘

康熙十八年 詔徵博學鴻儒纂修明史與選者五十人分爲五班自洪武至正德編次亦如之子班第五則所纂者弘正時事也凡本紀列傳總裁與諸君子酌定闡派雖有名卿鉅儒心所慕好者不敢越俎而間焉故所傳者寥寥數人而已將卒業又分嘉隆萬爲一編泰啟禎爲一編則錯綜其姓氏而闡派亦如前予纂未及半以病假歸故所述僅止於此今予歸九載而此書尙未告成蓋緣總裁屢易而前五十人者或歿或歸半爲烏有昔人所以有頭白汗青之歎也閒居偶檢篋衍閱之雖比事屬詞不及古人萬一而四五年間糜祿食耗

膏油竭力於茲不忍捐棄姑擇其文之稍雅馴者刪而存之原稿雖呈主者計點竄塗抹必多俟史成之日覽者得參考焉又纂修但著本傳其總論則私自增譔非敢云獨斷也知我罪我聽之而已後有外國傳藝文志不在是例康熙辛未史官尤侗識承幹按此可見當日分題纂輯之情後不作論以待秉齊總做據西堂此書則當日或有此例然據陳文貞答徐立齋書稱陳友諒傳一卷論贊又須改易則撰傳兼撰論贊矣

汪堯峯擬明史列傳自序

世之言史者莫不競以史遷班固范曄三史為宗顧猶不免後儒之評議議史記者則謂項羽不當本紀也陳涉不當世家也龜策不當列傳也五帝世次不當顛錯

也六經傳記不當割裂也稱孔子者不當但言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也議班固者則謂五行志不當蕪累也古今人表不當乖名而亂體也孺子嬰不當書於王莽傳也西楚所封十八王不當載於異姓侯王表也遷雄傳不當取其自序也嚴延年傳不當以子貢冉有比也議范曄者則謂董宣之守正不當槩之酷吏也蔡琰之失節不當槩之列女也王喬左慈之妄誕不當入方術傳也廩君盤瓠之俚詭不經不當入蠻裔傳也聖公之結客報仇不當誣其懦弱也計子勲卽鮪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論後不當復贅以贊也然則鑿誣刺謬雖三史且不免焉甚者曰史之失自遷固始

信如此則遷固尙不足法乎此蓋後儒以文章相軋之病也非公言也又况才學識三者俱不逮古人而忝列著述之林如琬之區區其能免於評議已乎琬又衰老且病蹉跎一出幾喪廉恥計入史館纔六十日杜門請告者殆踰一年始得放歸故所譏止於如此然而舛錯迭見缺略時有欲無得罪於古人蓋其難矣既已錄上史館及歸而猶不能不藏弃此稿者非敢望名山其人如史遷所說也孤位苟祿遷延歲月亦聊以志媿云爾

汪堯峰跋擬明史侯岐曾傳後

予昔任纂修嘗作侯氏三傳上之史館未知其得入明史否也今讀岐曾子涵所撰父行實類略述陳給事亡

命事尤詳且與其父同死者有僕俞兒朱山鮑超陸二李愛凡五人皆傳所不載涵之言曰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罪當死府君不知而舍之以舍之之故而卒失子龍償死可也府君就頌繫而責以必獲子龍亦可也顧子龍近在百里不待其獲而府君先見法於二日之內何也子龍尙無反狀況府君乎其一老書生耳下一檄走一隸垂首就逮死生惟命何爲乎統兵五百連舸四十若將摧巖城當大敵者已而擔囊揭篋繫其妾婦廝養罄室而胥劫之班師之後復出所劫一婦人至責直數百金何也且使坐府君以藏匿藏匿之罪誅及其身亦已過矣俞兒等五人以奚奴不曉事並駢首服上

刑是勝兆子龍不孥戮而府君孥戮又何也聞勝兆事未舉而就縛是時一郡並皆按堵於法勝兆依謀叛律斬子龍依謀叛未行逃避山澤律絞府君藏匿子龍律減子龍一等他人捕得及罪人已死又減一等法如是足矣諸大吏據實上聞必蒙報可從此燒交關謗毀之章焚詣壘投名之牘而地方本無事今欲張靖亂之功利纍囚之畜指書生爲強寇麗童孺以極刑勾連瓜蔓抄掠不已卒使士民魚亂獸散亡命湖海往往相構煽爲羣盜致厘 當二十餘年南顧之憂得毋有任其責者乎予讀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蓋涵躬遭家難又不

敢逆斥厥考無罪故其辭徬徨宛轉猶有古人怨而不

怒之遺意因附記之以存涵之志且俾後之君子有考焉

明史例案卷八

明史例案卷九

吳興劉承幹纂

剛林等奏

順治八年閏二月大學士剛林等奏臣等纂修明史查天啟四年及七年六月實錄並崇禎一朝事蹟俱缺宜敕內外各官廣示曉諭重懸賞格凡鈔有天啟崇禎實錄或有彙集邸報者多方購求期於必得或有野史外傳集記等書皆可備資纂輯務須博訪彙送禮部庶事實有據信史可成下所司知之承幹按莊烈帝殉國外間焉得有傳鈔之實錄未圓奏語

湯文正陳史法以襄大典疏

順治十二年內翰林國史院檢討臣湯斌謹 奏爲遵

諭陳言謬條史法仰祈 睿鑒以襄大典事臣學識

淺陋濫竽史館欣逢 皇上廣開言路 諭諸臣殫竭

忠誠共圖補救臣敢不謬陳一得以備采擇臣竊惟史

者所以昭是非定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

衡定於萬世我 皇上御極初年 命史臣纂修明史

誠有見於國可廢史不可滅大公至正比隆堯舜矣然

臣聞當時纂修止據實錄未暇廣采臣愚竊以爲立法

宜嚴取材貴備實錄所紀恐有不詳如靖難兵起建文

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則低卬高下之間恐未可

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議事多忌諱當時史臣不敢

直書一也二百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或名止閭巷而至性可風前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凡皆實錄所未備二也天文地理律厯河渠禮樂兵刑藝文財賦不得其人不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燼當及此時廣搜野乘如吾學編憲章錄大政紀通紀史料從信錄世法錄以及天下郡縣志並許參考則道法明而事辭備經緯錯綜燎若指掌矣臣伏讀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諭云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大哉 王言開一代忠孝之原肅萬載臣子之

極一時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蒙旌錄自當照耀
史冊但明末寇氛旣張蹂躪數省或啣命出疆或授職
守土以至布衣巾櫛其間豈無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
而社稷成墟身名俱隕凡此皆宜責令各地方督撫確
查詳奏與范倪諸臣並列史書者也更請者宋臣歐
陽修纂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修於至
正三年而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洪武二年而並
列普顏不花等之義古今遑之我 皇上應天順人救
民水火雲霓之望四方倏蘇然元二年閒亦有未達
天心徒抱片節硜硜之志百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乖
倒戈之義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渾一

竊名叛逆者情事不同伏望 皇上以萬世之心爲心
煥發綸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顧則如天之
度媿美前王獎勵臣子昭示後世其於綱常似非小補
矣承幹按湯文正之學博大平實其言皆可見諸施行
即論史例又深明尚書春秋之微意遠出劉子元諸
人之上洵足稱
我朝名儒之冠

顧如華奏

康熙四年冬十月御史顧如華奏伏讀 上諭禮部廣
搜前明天啟以後事蹟以備纂修明史查明史舊有刊
本尙非 欽定之書且天啟以後文籍殘毀苟非廣搜
稗史何以考訂無遺如三朝要典同時尙論錄樵史兩
朝崇信錄頌天臚筆及世族大家之紀錄高年逸叟之

傳聞俱宜采訪以備考訂至於開設史局尤宜擇詞臣博雅者兼廣徵海內宏通之士同事纂輯然後上之滿漢總裁以決去取纂成全書進呈 御覽成一代信史章下所司

禮部覆奏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朔禮部衙門議覆朝鮮國王李焯奏頃陪臣使還購買前明十六朝紀一書中載本國癸亥年廢光海君李瑋立莊穆王李侗事誣以纂逆今聞新命纂修明史特遣陪臣福善君李枏等陳奏始末伏乞刪改以昭信史查本朝纂修明史是非本乎至公該國癸亥年廢立始末及莊穆王李侗實迹自有定論並

無旁采野史諸書以入正史應無庸議至外國使臣來
京禁買史書今違禁購買應遣官往朝鮮國會同該王
嚴加詳審議處伊所進禮物交來使帶回得 旨這本
內事情免遣大臣往審著國王將私買史書人犯逐一
嚴拏詳審確議具奏餘依議 承幹按漢代不許諸王寫
讀史記之請 本朝仍循
此例

葉文敏請購書籍疏

臣方藹題為史館刊修有待謹具疏題明並陳預購書
籍事宜仰祈 敕部速議事竊 臣等自奉命總修明史
悚息愧汗深懼以淺學寡聞編摩無術致負我 皇上
取鑒前代垂憲後世之至意茲因監修官 臣 徐元文未

經到京尙未開館其開規模次第及一切應行事宜總
候監修臣到日開館分編公同商榷更有應請 旨定
奪者亦俟陸續具題仰候 睿斷 臣等謹此先行題明
獨是購書一事應及史館未開刻期彙取以備入館纂
修之用若待監修臣到後再議敦促恐時日益致遷延
故 臣等不得不預期申請前內閣同翰林院會題疏內
請令禮部行文各直省督撫不論官員士民有收藏故
明書籍者不拘忌諱俱送該地方官量加獎賞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 臣等竊慮地方官職務煩多雖遵依部
文止于奉行故事不能極力購求而藏書之家又悒惜
不肯出獻稽遲日久卽使名州縣間有呈送不過以尋

常見聞之書充數塞白終無裨于實用在萬厯以前事蹟尙有實錄及從前書籍可以參攷若天崇兩朝非得確有紀載之書而徒憑區區斷簡殘編之邸抄以爲依據則挂漏差訛勢必不免矣哲匠治室必先定材良工琢玉必先利器書籍者作史之材與器也假使一無證據從何刊削成編故購書一事實爲史局第一要務查明修元史時因元統以後實錄無攷曾詔儀曹遣儒士歐陽佑等分道采訪凡涉史事者悉命郡縣上之今請敕部再行確議或令直省督撫責成該管學臣或遣官專行采訪不獨專載故明事蹟有裨史事卽如各郡縣志書及明代大臣名臣名儒文集傳誌皆修史所必需

務令加意搜羅以期必得其藏書之家或詳計卷帙多寡給直若干或開注姓名送部俟纂修完日仍以原書給還或有抄本書籍官給雇值遣人就其家謄寫總之朝廷曲示旁求則人心倍加踴躍奉行既有專責則部檄不慮虛文及今預行購取待史館開日續送到館庶不致掘井于既渴之時而結網于臨淵之後矣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葉文敏史書關係重大懇祈 天語申誠疏

臣方藹等題爲史書關係重大懇祈 天語申誠俾臣

下知所遵守以成一代之巨典事 臣等叨蒙 聖恩命

爲纂修明史總裁官自維謏劣負荷曷勝但以編摩之

任史臣專責敢冒昧而控辭也伏思史之有作所以別美惡著勸懲考政治之盛衰審質文之釐革是者取之否者舍之語曰善爲國者視前王爲其時甚近取鑒莫切乎此也斯其事誠最鉅矣然其責則在作史之人一代之行事作史者得與之奪之一代之人才作史者得進之退之片言如斥則幽壤飛霜隻字見褒則枯條生肄設立心有一毫未公考據有一端未確紀次無法論議不明何以昭示後人使惡者知畏善者知慕斯其事又最難矣故明享國垂三百載其閒君臣上下賢愚忠佞之不同制度典章隆殺繁簡之殺列斯真得失之林從違之鑑也但我朝三十餘年以來勝國文獻日就

湮沒又今纂修官約計六十餘員家異師人異學保無傳聞之各別意見之不齊者乎臣等學術既陋素望又輕欲令折衷羣言會歸一是以肩最鉅最難之責此所爲中夜徬徨踈蹠靡措者也竊觀歷代史書之前不曰奉敕修則曰奉敕編集唐太宗詔房喬等修晉書自製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四篇以爲準式宋仁宗詔歐陽修等修唐書明太祖詔宋濂等修元史殷勤戒諭累百餘言故其臣恪恭遵奉克臧厥事洪惟我皇上綜千聖之精微彙百王之損益凡一舉動悉欲爲法於天下立極於後世遠非唐宋元明之主可比念明史一書所關甚大臣等忻遇 聖明不自揣量仰祈時沛 綸

音一加申誠則在事諸臣人人各思職掌儼如天威咫尺臨之在上孰敢不化偏畸之私共歸大公之理臣等庶得憑藉 寵臨以免隕越之罪書成之日前列 天語於簡端俾萬禩而下灼見我 皇上留心法戒垂憲無窮之至意豈惟諸臣之幸抑亦巨典之光也臣等無任惶恐待 命之至

吏部覆奏

康熙十九年二月吏部遵 旨議覆內閣學士兼修明史徐元文奏纂修明史宜舉遺獻請將揚州府前明科臣李清紹興府名儒黃宗羲延致來京如果老病不能就道令該有司就家錄所著書送館並監生姜宸英貢

生萬言應速行文該督撫移送其候補主事汪懋麟丁憂服滿到部應以原銜食俸入館修史原任副使道曹溶布衣黃虞稷見在丁憂俟服闋後咨送到館告成日一併甄敘從之

徐健菴文治四事疏之一

一勝國之史成于 昭代以監隆污以垂法戒所關至鉅 世祖時有詔開局纂修而發凡起例尙未之講近者天啟崇禎二朝邸報及稗乘可備采錄者亦既漸集闕下矣恐久之卷軸磨滅文獻彫零世遠蹟湮無從考究請 敕館閣儒臣發金匱之藏分科簪筆仍旁稽軼籍廣辟宿耆詳慎編纂勒成信史斯一代之 盛典

光千秋之金鏡備矣

徐健菴條陳明史事宜疏

臣等奉命纂修明史仰惟筆削大典徵信千載所關甚鉅臣等用是斟酌量體裁博綜故實考訂同異衡別是非撰成紀傳十已六七謹先繕寫本紀七卷列傳十五卷恭呈御覽所有請旨及題明事宜臣等詳議條列於左

一列代史書僅儒臣纂輯獨晉書之成唐太宗稱制論斷凡有四篇史家相傳以爲盛事仰惟皇上以天縱之才啟斯文之運謨訓垂於雲漢制作炳乎日星稽古右文度越唐宗萬萬茲有明三百年興亡治

亂之故久垂 睿鑒將以輝煌典誥表裏春秋定大
義之折衷總羣言之會粹非由 聖斷無所知歸伏
冀賜之 制詞增光簡冊不勝大慶

一我 太祖肇基王迹當明神宗之世自是以後
太宗奄定上京 世祖光宅宇內 皇略所布事幾
相接而明世史臣紀載或多失實將欲翦其煩芘正
其矯誣非窺 國史莫定是非乞 許恭閱 三朝
實錄以便參稽

一明之末造猥多秕政黨事滋起朝議紛紜而天啟
實錄既非全書崇禎邸鈔實多挂漏文獻漸已難徵
野史不無遺舛竊謂兩朝是非之實難逃 皇上聖

鑒之明擬將纂就列傳藁本仰請 睿裁惟 日月
臨照之無遺庶袞鉞袞誅之有賴

一有明之祚訖于愍皇至福唐桂三王一綫雖在大
命已傾然一代終始不可不詳也考之宋史瀛國降
號尙從紀體而益衛二王卽於本紀之後附爲列傳
今以愍帝終本紀之篇三王從附傳之列削彼僭僞
存其事績旣著覆亡之效愈明厯數之歸揆諸體例
實爲允合

一周之頑民卽殷之義士是以元紀宋事則張世傑
陸秀夫文天祥謝枋得諸臣並見稱揚明纂元史則
余闕福壽石抹宜孫普顏不花之屬殊多褒美明之

臣子當大兵既至尙敢奮臂當轍可謂不識天命然
各爲其主盡忠所事斯亦曩時頑民之比也我皇
上至仁如天無不容覆謂宜略其吠堯之辜取彼匹
夫之諒量加撰錄無闕表章庶使亡國之遺臣得荷
聖朝之寬厚以上五條仰祈 睿鑒施行

彭羨門明史立道學忠義二傳奏

竊惟歷代之史凡儒學諸臣皆載儒林列傳獨宋史于
儒林之前復立道學列傳一篇專以大儒程顥程頤朱
熹爲主其及門弟子悉爲編載蓋以道學之統自堯舜
至于孔孟代相授受孔孟沒後千有餘年而得程子朱
子發明六經之蘊遠契列聖之心其學至醇其功至鉅

故特立此傳以衍孔孟之真傳明正學于天下誠非無見也明時名儒輩出其於程朱之學或異或同各有所見然究其所自皆以孔子爲宗伏念孔子之教下學而上達致知而力行程朱循而守之道統賴以不墜若必遺下學而希上達舍力行而言致知此在諸儒領悟精微原未嘗無實得於已而使學者務求廣遠深恐不可垂教於人恭遇 皇上睿聖聰明崇儒好學道法治法之統亶備於一身作君作師之功訓行於萬國此千載一時正學昌隆之會也自今纂修明史合無照宋史例將明儒學術醇正與程朱脗合者編爲道學傳其他有功傳註及學未大醇者仍入之儒林傳中則大道不致

混淆而聖謨獨高於今古矣臣愚未敢輒便爲此奏明
請 旨伏祈 宸鑒施行

竊今纂修明史應立忠義列傳一篇凡明時死節之臣
例得編入考前史莫不皆然伏查明末諸臣當 王師
平定江浙閩廣之時盡節不屈者所在多有其人彼旣
事非其主不識去就之機自取殺身何庸深惜而揆其
本心實非叛逆之比忠於所事似可矜原況值我 皇
上扶植綱常主持倫教凡布之 綸音編諸訓典者無
一不依於忠孝務俾有功於勸懲似此明末忠義諸臣
合無詳覈其事蹟載入傳中以成一代不刊之書以立
萬世人臣之準又查元修宋史時有宋臣張世傑陸秀

夫等明修元史時有元臣普顏不花丁好禮等皆先以力戰不屈而死編在忠義傳中與今事例實有同符爲此題明請 旨伏祈 睿鑒施行

王橫雲進呈明史列傳稿疏

原任

經筵講官戶部尙書加七級

臣

王鴻緒謹奏爲

恭

呈明史列傳全稟仰祈

聖鑒事竊惟

臣

一介豎

儒毫無學識荷蒙

聖恩拔擢濫列詞林恭遇我

皇

上稽古右文特徵宏博之才爰輯有明之史

臣

以現居

館職遜預分編旋蒙

特命

臣

湯斌

臣

徐乾學

臣

鴻緒

同充總裁官偕先總裁

臣

葉方藹

臣

張玉書互相參訂

朝夕編摩不敢懈逸祇因明代傳國旣久朝野記載實

繁蒐討難周刪潤不易閒成數卷未獲全書及臣回籍

多載仰荷 恩召重領史局而前此纂輯諸臣已罕存

者惟大學士臣張玉書爲監修尙書臣陳廷敬爲總裁

臣以淺學參預其閒方懼不克勝任難以上副 主知

乃復荷 特賜敕諭勉勵有加益增愧悚時公議臣玉

書任志書臣廷敬任本紀臣任列傳各專一類然後會

校臣以食俸居京比二臣得有餘暇刪繁就簡正謬訂

訛如是數年彙分卷次而大學士臣熊賜履續奉監修

之命徵臣列傳諸彙卽備錄以往仍具陳缺略者尙須

撰補成篇者尙待校讐後臣賜履具摺進呈臣玉書臣

廷敬及臣皆未參閱夙夜循思惟恐臣稟尙多舛誤賜

履未及釐正有負 皇上任使至意咎何可辭自蒙

恩歸田欲圖報稱稍盡臣職因重理舊編搜殘補缺蒼

翠其全復經五載始得告竣共大小列傳二百五卷其

間是非邪正悉據已成之公論不敢稍任私心臆見但

年代久遠傳聞異辭臣未敢自信爲是伏惟我 皇上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 建千古未有之豐功峻德

煥千古未有之制作文章比年內府諸書刊行天下

無不欽爲瓌寶而史紀勝國之興亡尤爲世所欲觀者

明史之成端在今日臣本乏文采第以祇承 簡命前

後編纂三十餘年幸遭 昌期不辭蕪陋謹繕寫列傳

全彙裝成六套令臣子現任戶部四川司員外郎臣王

圖煒

恭齋 進呈 御覽伏冀 萬幾餘暇 特賜省

觀并 宣付史館以備參考倘百謬之中或有一是可
采則於史書不無小補而臣之寸心亦獲稍安感戴
弘仁永永無極矣至於卷帙浩繁鈔錄不能無誤雖屢
經校改恐難淨盡仰祈 聖慈寬宥臣不勝惶悚待命
之至謹奏 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暢春園傳
事大人 汪 張 花 楊 奇 等轉奏本日奉
旨交與內閣欽此內閣於十四日送本十七日奉 旨
知道了這列傳著明史館察收該部知道

王橫雲進呈明史稿疏

省方盛典總裁尙書加七級臣王鴻緒謹奏爲欽奉

先帝敕書總裁明史今已告竣恭呈 御覽仰祈 睿
鑒事欽惟我 皇上德合乾坤道隆作述承 聖祖之
景命撫萬邦以凝祥 篤志紹庭彌顯文謨武烈 徽
稱崇 廟喬皇寶冊瑤函及乎親詣 山陵性敦純孝
繼而驚違 母範禮備哀榮自 御極以來禮賢優老
察史安民比戶蠲租開科籲俊恤軍頒賚肆赦流恩至
思慕而播諸篇章 裁答而悉成典誥勵精明作兼
聽並觀大慰人心天下悅服臣年將八十以正卿備員
館職獲覩 新猷竊幸 聖人繼治慶忭非常伏念臣
昔年曾奉 先帝敕書纂修明史一事至 龍飛雍正
元年四月告竣敢繕寫進 呈敬陳始末自康熙十七

年先帝召試天下宏博之士選授翰林分纂明史數載未成蒙先帝特命臣湯斌臣徐乾學臣鴻緒同充總裁官偕先總裁臣葉方藹臣張玉書互相編摩漸成數十卷及臣回籍特蒙先帝恩召重領史局時大學士臣王熙臣張玉書爲監修尙書臣陳廷敬臣張英左都御史臣鴻緒爲總裁復荷頒賜坐名敕書專其責任臣英以內廷無暇臣玉書以先爲總裁任修志書臣廷敬任修本紀臣任修列傳既大學士臣熊賜履續爲監修賜履隨獨進史本於明事缺而不全未奉先帝裁定而諸臣各有閣部職掌臣亦續奉命入直南書房兼歷工戶二部事務然於史事不敢輒廢迨四

十八年春奉 旨以原官解任回籍遂發列傳史彙細
加刪潤於五十三年進呈 先帝蒙 俞旨宣付史館
隨於五十四年春 特召來京修 御纂詩經告竣又
蒙 先帝點充省方盛典總裁今書業編成多卷俟公
閱後啟 奏外惟明史止存 臣一人而本紀志表俱未
有成彙 臣夙夜纂輯彙成全史以仰副 先帝之明命
計自簡任總裁閱歷四十二年或筆削乎舊文或補綴
其未備或就正於明季之老儒或咨訪於當代之博雅
要以恪遵 敕旨務出至公不敢無據而作今合訂紀
志表傳共三百零十卷謹錄呈 御覽伏惟 皇上學
貫天人博極經史以 臣之見識短淺文詞蕪陋自媿難

以行遠異日 弘開館局重定信史 臣書或可備參考
之萬一而已但卷帙浩繁繕寫多人雖經較閱不無謬
誤伏祈 聖明涵宥又 臣筋力衰頹耳漸重聽恐啟奏
時失儀故循例齎本與書投通政司轉送內閣合併奏
明緣係進書事理貼黃難盡伏冀 全覽不勝戰兢惶
悚之至謹奏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具本并全史八
套投通政司轉送內閣內閣將本翻譯於二十日送進
御前七月十七日紅本房將本發出內閣十八日內
閣將本并全史八套交於明史館收貯

萬季野事略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人戶部郎泰第八

子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願跡馳不馴戶部閉之空
室中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盡
又見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
從黃梨洲遊爲高第弟子與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慎獨
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康
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巡道許鴻勳薦之力辭免明
年徐相國元文延至京師修明史時史局中徵士例食
七品俸稱纂修官季野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支
俸許之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覆審覽畢屬人取某
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某事當參校如言取至無
爽者徐公罷繼之者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鴻緒皆

延請有加禮明史稿五百卷季野手定也季野病唐以後史官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官修之史倉猝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蹟昧晦而不明耳又嘗語方侍郎苞曰史之難爲久矣非論其世知其人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

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予盍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吾死不恨矣蓋季野以遺民自居而卽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其至京師特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其心事類元遺山其潔身非遺山所及也其後乾隆中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皆以史稿爲本而加

增損焉季野之志於是爲不負矣其初至京師也時議
意其專長在史及徐尙書乾學居憂請纂讀禮通考自
國卹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
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
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季野故深於經徐尙書因請編成
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是時京師耆彥雲集各以所長
自見而季野最闇淡自王公以下爭相從問古儀法月
再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錄所聞共講肄莫不呼曰萬
先生而季野與人還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
有他稱也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於督師少
寬假季野屢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

其孫以賂乞入死事列季野斥之父友馮侍郎躋仲諸子沒入勦衛家贖而歸之以康熙壬午夏卒於王尙書京寓中年六十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洞中肯綮劉知幾鄭樵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無關得失季野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所著補歷代史表六十卷又紀元彙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石鼓文考二卷

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周正彙考八卷
歷代宰輔彙考八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而明史稿及
讀禮通考別爲書季野在京師攜書十數萬卷及卒旁
無親屬編修錢名世以弟子爲喪主兼取其書去時論
薄之

方望溪雜文明史無任邛李少師傳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華亭王司農承修明史四明萬
季野館焉每質余以所疑初定列傳目錄余詫焉曰史
者宇宙公器也子於吳會閒三江五湖之所環凡行身
循謹名實無甚異人者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人
耳目者反闕焉毋乃資後世以口實乎季野瞿然曰吾

非敢然也吳會之人尙文藻重聲氣士大夫之終鮮不具狀誌家傳自開史館牽引傳致旬月無虛重人多爲之言他省遠方百不一二致惟見列朝實錄人不過一二事事不過一二語郡州縣志皆略舉大凡首尾不具雖知其名其行誼事蹟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一傳無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連相類者以附諸大傳之後無可附則惟據實錄所載散見於諸志此所謂不可如何者也乾隆六年余將告歸任邛李法孟以其高祖少師公神道碑墓表乞爲傳余已諾而未暇爲及歸檢篋竒惟法孟手書尙存中言少師邊功著明史韃靼傳生平大節則同邑孫文正公贈公子恆麓序可徵余考明

世邊患與國始終而韃靼部最劇韃靼之患正嘉閒最劇惟萬厯初俺答歸順苟安者二十年及奢力克有貳心而套部海部松部並起襍番數十種皆乘閒猖狂出沒塞下西寧以東甘涼洮岷歲無寧居關中人心搖搖自二十三年少師總制三邊諸部入寇者必挫傷大失所欲再出師分道襲擊復松山故地山陝恃以無恐者近十年其規爲方略必有可爲後世法者文正稱公功成身退以出處係天下安危則立身之本末進退之時義必可與古賢爲伍又曰奉身如奉玉則又謹於小物而百行具完今見於韃靼傳者不過命某將禦某寇出某道擊某部其克敵制勝之謀猷無一見焉是乃季野

當日所僅得於實錄雖欲摭拾莫由成章而歎爲不可如何者也觀文正序公子恆麓視事北司鋤豪蠹扶忠直若置身度外與少師同符是恆麓事亦宜附公得書而公乃無傳嗚呼惜哉余感公事追思季野所云故並著之以見爲人子孫者於先祖之德善功烈鮮不欲發揚張大以爲光耀或居下處幽而無以自通國家宜著爲功令凡讜言聞於國實德施於民以及庶士庶民仁孝節義過越於尋常者子孫鄉人得實陳行跡於郡守郡守考核書二冊一下學官一升翰林典籍俾作史者得兼陳詳較而中懸衡焉庶幾輕重不失其倫公名收號次溪他日若得其碑銘及表終當爲傳以詳之

承幹按事

實無徵是館臣無可如何之事然采覽不博則館臣之
咎無可道者至籌實陳行蹟於郡守厥後章實齋論徵
集方志之法斷斷言之終無行者
蓋後世能知周官遺意者鮮矣

嘉業堂刊

四庫提要明史

國朝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乾隆四年七
月二十五日書成表 進凡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
卷表一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其進表有
曰仰惟 聖祖仁皇帝搜圖書於金石羅耆俊於山林
創事編摩寬其歲月蓋康熙十八年始 詔修明史並
召試彭孫適等五十人入館纂修以記載浩繁異同
歧出遞相考證未遽定也又曰我 世宗憲皇帝重申
公慎之旨載詳討論之功 臣等於時奉 敕充總裁官

率同纂修諸臣開館排輯十五年之內幾經同事遷流三百餘卷之書以次隨時告竣蓋雍正二年詔諸臣續藏其事至是乃成書也又曰籤帙雖多牴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彙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 彤幃頒來祕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卽成編用爲初彙蓋康熙中戶部侍郎王鴻緒撰明史彙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就較諸家爲詳贍故因其本而增損成帙也其間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麻志增以圖以麻生於數數生算法之勾股面綫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劑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闕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

又反覆申明於義爲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勅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勅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爲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爲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爲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謂羈縻州也不內不外釁隙易萌火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

自爲一類焉若夫甲申以後仍續載福王之號乙酉以後仍兼載唐王桂王諸臣則 頒行以後宣示 綸綍

特命改增 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昭萬

禩尤自有史籍以來所未嘗聞見者矣承幹恭按世祖順治二年即

派總裁馮銓等六人纂修明史順治八年奏請飭各省

采進各書進呈表稱康熙十八年始詔修明史實不可

解提要不加訂正往往如此即如一統志康熙已有成

書而不提明康熙一統志但稱乾隆重修是也又按王

鴻緒康熙五十三年進呈大小列傳二百五卷雍正元

年進呈紀志表傳三百零十卷茲言三百十卷而又云

帝紀未成殊屬疏誤王氏

明史稿具在可復按也

汲修主人論明史
向聞王橫雲明史橐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近
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

數端焉惠帝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爲無
凡涉遜國之事皆爲刪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
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
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濞劉安輩亦足褒耶不
及史臣厚責之爲愈至於李廷機與沈灌沈一貫畢自
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驚梟並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
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爲戕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姦臣傳
而以顧秉謙齷齪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
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爲改正蓋首勦者難工繼述者
易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爲詳然其事蹟今已見
欽定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

罕於庸行則二史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爲差勝也

魏默深書明史稿後

嘗聞楊椿之言曰明史成於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於表志而萬厯以後各傳又長於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稟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構宏肅遠在宋元諸史上是則是矣以上楊氏原文然宋史以來人人立傳之弊仍不能革卽如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旣見於此復見於彼使以此例施之史記漢書則列傳當多數倍有是史例乎如平雲南一事止宜見於沐英傳其從征諸將附於沐英傳

後足矣平夏平朔漠以李文忠藍玉爲主其從征諸將附二人傳未足矣至於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島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乃島不過數十里人不過數百家漁邨蠶戶動列蕃國何與其球僅據三保大監下西洋歸奏鋪張之詞豪無翦擇史法安存以此例之則列傳可刪去十分之三至於食貨兵政諸志隨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且列傳雖詳而於明末諸臣尙多疏略卽黃得功李定國二人予所見野史述其戰功事蹟數倍本傳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

嘗讀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康熙中王鴻緒揆敘輩黨於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彙於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於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蓋心所陰蓄不覺流於筆端從古僉壬不可修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又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王鴻緒史彙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姦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爲平反善哉二公之言或謂明史彙出萬季野名儒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史彙於王之案列傳後附宋夏允彝幸存錄數百言以折衷東林魏黨之曲直夫幸存錄黃南雷詆爲

不幸存錄又作汰存錄以駁之故其前錄則巢氏序謂
出夏公身後冒託其名後錄稱夏澤古撰全謝山駁其
中先人備位小宰一語其時小宰乃呂大器而澤古父
允彝僅官考功豈有子誣其父之理澤古十五從戎十
七授命孝烈貫金石視匪黨如糞壤豈有堪挂其齒之
理蓋馬阮邪黨所僞撰而竄允彝父子之名以求信於
世其書專以扶邪抑正爲事雖以孫承宗熊廷弼之功
業忠烈皆曲加污衊一則曰聞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
知善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邪黨楊維垣張捷馬阮皆
曲爲解脫乃南雷所深惡豈有季野爲南雷高弟反采
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爲王鴻緒之增竄無疑且明太祖

平張士誠惡蘇民爲士誠守城不下命蘇松田畝悉照私租起賦凡淮張文武親戚及後日籍沒富民之田悉爲官田建文二年降詔減免每畝止輸一斗可謂幹蠱之仁政乃成祖篡立仍復洪武舊額至今流毒數百年未已此事建文是而永樂非比戶皆知今史彙止載成祖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夷其族執鐵鉉於山東至京殺之其餘屠戮忠臣數百人株連夷滅親戚千餘家妻女發象奴及教坊爲娼皆諱不書卽蘇松浮糧復額殃民之政亦爲之諱考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水田每畝租六升至洪武中而蘇田十六分僅分一分爲民田餘十五分皆官田所以蘇松浮糧至三百七十餘萬宣德

中況鍾爲知府正統中周忱爲巡撫先後奏減十分之
三尙存一百七十萬而歲歲逋負不能足額萬厯中始
有歲納至八分之令我朝康熙雍正又豁免其半改
折其半始定今額鴻緒身爲吳人豈有不知而曲筆深
諱若非禮親王誅心之論烏能洞史臣之肺腑哉鴻緒
身後其子孫鏤板進呈以板心雕橫雲山人史彙遂礙
頒發攘善而不遂其攘盜名而適阻其名豈非天哉

陳碩士書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後

錫鬯先生纂修明史時所上總裁七書言多中史法獨
第五書言儒林道學不宜分傳則於司馬班氏所立義
例及宋元明諸儒之源流派別皆有考之不詳者儒林

傳創於司馬氏班范仍之皆所以著明傳經家法也范氏更述其義例於序曰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立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迺著之云蓋所傳之經學在是則家法在是雖其人節行無可稱然亦不能不著之於儒林故班氏之書言易則曰有施孟梁邱之學有京氏之學書傳歐陽生六世孫政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有歐陽氏學詩則曰有韋氏學傳毛詩者至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言左氏者則曰本之賈護劉歆范氏之書著楊政之習梁邱易也而不沒其剛果任情著歐陽歆之傳

伏生尚書也而不沒其在汝南賊罪千餘萬夫孟喜京房歐陽政韋賢陳俠劉歆楊政歐陽歛之節行皆無足稱者然其所傳易書詩春秋之家法在焉著之儒林而不沒其實司馬班范之所以爲良史也若以孟喜京房諸人與周程張朱諸君子並舉而同稱雖淺學且知其不可況通儒乎道學非可以爲名有宋諸大儒亦未嘗自名爲道學使周程張朱生於漢時司馬氏必特著之曰周程張朱列傳觀於孟荀列傳可知矣今錫鬯氏乃曰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是不特沒是非之公且其所考於司馬氏班氏范氏之儒林傳亦未詳其實矣夫通天地人之爲儒稱此名者非周程張朱

莫屬也彼京劉之屬曷足云然而其傳經之家法則京
劉之屬有不可沒者然則生漢宋之後而儒林道學不
能不分爲立傳固史家之通例亦史家之定例也周子
於諸經無論著二程子張子有論說而未備及朱子而
大備焉明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之論經皆散見於語
錄中而未有專書若以言傳經家法則惟程子朱子宣
列儒林然而程朱之爲人又非可以京劉比也周子薛
文清胡敬齋羅整庵無說經之書而其人制行固足以
發明經意不列儒林不足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列之
於道學亦非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所以著其實也且
薛文清羅整庵位通顯周子乃居下僚胡敬齋乃布衣

則亦安可以無傳楊慈湖之言學禪學也陸子靜亦時入於禪然以言制行則陸優於楊矣楊陸之歧塗乃歧塗於道學非歧塗於儒林今錫鬯氏乃第舉宋之楊陸而不及明之湛甘泉王陽明則其於道學家言考之尤未詳余惜錫鬯氏之博綜羣籍其所言又多中史法而獨於此失之故不能不爲之說云

明史例案卷九